

会有男生真的当一个女孩子是纯友谊关系吗？

她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。

某年除夕，她来陪我，我们从八点半喝到十二点。

她喝醉了，我怕她着凉，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，这时她突然睁开眼。

「要不要试试？」她清澈的眸子直直盯着我。

自从那晚后一切都变了.....

早上收到一个包裹，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封信和几个小物件，包括我高中时打篮球戴的护腕、玩吉他的拨片、几张合照.....

我心想这是哪位同志跟我玩怀旧呢，拿起信封一看愣住了。这封信居然是十年前寄出的。

秀丽灵动的字迹看起来很熟悉，一看寄信人的名字，我的心跳了跳，一张假小子的脸就浮现在眼前。

「不会吧，都过了这么久还要整我？」

十年前我还在读高三，因为成绩不好吊儿郎当，被班主任流放到最后一排，没有人愿意和我坐同桌，只得孤零零的与垃圾筐为伍。

开学后三天，从外校转来一位新同学。那同学打扮得很中性，头发半短不长，皮肤白皙眸子清亮，穿着牛仔外套，班上女生都露出桃花眼，估计是觉得班里终于来了位帅哥。

班主任好像对她有了解，铁青着脸：「卫子扬，从这里都看得到你家，第一次上课还迟到？」

那同学眉毛一挑，回了班主任一句：「从这里还看得到太阳呢，你上去试试？」

全班同学深吸一口气，觉得这哥们凉透了，我们班主任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曾经在校门口以一敌三打跑校外的小混混，场面相当暴力。

谁也没料到，班主任只是摆了摆手：「自己找个地方坐，现在开始上数学课。」

那同学直直地走到我身边，把书包散漫地塞进抽屉，摘掉挂在耳朵上的耳机，拿出数学书盯着讲台，我跟她打招呼：「哥们，你要小心点，咱班主任最爱.....」

她不屑地瞥我一眼：「谁是你哥们？」

我嘴巴几乎可以塞下一个鸡蛋，她居然是个女生，妈的她也太拽了吧。

虽然是同桌，我们一个星期讲的话也没超过十句，这娘们总是酷酷的，要么是听单放机，要么是看漫画，偶尔在本子上涂涂画画。星期四的下午，她给自己泡了一碗面，面汤撒了一点在桌子上，她冲我说：「性交的，给我拿张纸。」

我差点吐血，很大声地抗议：「我叫焦小海，不叫性交的。」

她不耐烦地扬扬手：「纸！」

我非常不爽的把纸巾递给她，她把桌子擦了擦，纸巾揉成一团甩进垃圾筐，用更大的分贝回击我：「喊那么大声干嘛，性交（姓焦）了不起吗？」

周围的同学开始狂笑，于是这个难听且带着色情意味的外号跟随我到高考，这是我和她第一次结梁子。

第二次是在微机课上，那时男生都爱玩电脑游戏，每次老师在上面讲东西，我们就联机打 CS。

正玩得开心，我的死党周桐举起手：「老师，我的电脑死机了。」

周桐话音刚落，教室传来此起彼伏的抱怨声：「我的也死了」「这一排都死了。」「我也是我也是……」

微机课老师是个半吊子，弄了半天也没弄好，急的满脸通红：「有没有人没死？」

我非常尴尬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整个微机室就我的电脑还是好的。

坐我左边的卫子扬站起来说：「焦小海还没死。」

那老师蹬蹬蹬跑到我身后，问了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「全班都死了，你为什么还没死？」

我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，说：「可能.....我的生命力顽强吧。」

没能想到，卫子扬抢过我的鼠标，哗哗点开我的浏览界面，义正言辞地说：「老师，病毒就是他带过来的，他在看黄色网站。」

那一瞬间，数不清的脑袋都凑过来，我屏幕里的洋妞衣衫不整，做着妖娆的姿势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微机室看色情图片导致微机室崩溃的事情全校皆知，女生见到我纷纷绕道而走，男生碰到则会拍拍我的肩膀：「想不到你口味还挺重，喜欢大洋马.....」

我的名声一向不好，但也仅限于学业方面，由于卫子扬的出现，我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。

看着她那张拽拽的脸，我心想，是你逼我出手的哈。

2

「小海：

好久不见，我是你最讨厌的同桌卫子扬。

如果没猜错，你现在应该二十八岁了吧？

你过得还好吗，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吗，还是变成最讨厌的大人模样？

收到我的信，应该很意外吧，我们当了一年的同桌，从没有认真说说话，真是很遗憾呢。我总是让你出糗，一次次打乱你的好事，你在心里应该很烦我吧？你总说我是一个怪兮兮的女生，吊儿郎当像个男生，没有一点女孩子的矜持，但这些都是我保护自己的方法。遇到喜欢的东西，我只会站在远处观望，连伸手摸一下都不敢，遇到喜欢的人，我不敢表现出自己的心意，我害怕那些人和事因为我的靠近而消失。

你是我见过最温暖的人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跟你在一起，好像可以忘记世界上的所有烦恼。

正因如此，好多次你向我打招呼，我心里高兴的不行，脸上却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

你把东西借给我，明明想着要道谢，却还是骂你动作太慢。

和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想要离你近一点，脚步却不自觉地加快。

我是个胆小鬼，对吧？」

3

经过我细致的观察，发现卫子扬有晨跑的习惯，于是在某个空气清新的清晨，我穿着运动裤，用风一样的速度超过她，同时发出鄙夷的鼻音。卫子扬眉头一皱，加快脚步跟上来，看样子

是和我鏖上了，开玩笑，小时候我爸经常追着我满街跑，早就把我锻炼成逃跑大王。

我速度再加快，同时扭过头笑着对她说：「别逞强，到时候摔破相了可不好看。」

卫子扬额头涌出细汗，嚣张地回击我：「你是男人吗？跑这几步就开始大喘气啦？」

就这样，我们针尖对麦芒般比赛起来，一圈又一圈，直到早自习的铃声都响了，卫子扬还没有停下的意思，我只得咬牙接着跑。没想到的是，班主任看到我俩没来自习，还在操场上玩马拉松，居然把全班同学喊下来围观，那场面可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，女生全部在给卫子扬加油，而我那些死党看戏不怕台高，冲我喊：「老焦，别丢我们男人的脸……」

我的呼吸慢慢急促起来，腿也变得沉重，虽然没有记，但也有十几圈了吧，卫子扬看上去还是步伐轻快。

「大爷的，这女人有病啊？」我在心里大骂。

终于分了胜负，我脚一软摔在草地上，那群女生爆发一阵欢呼声，我的那些死党非但不来扶我，还朝我屁股上踹了一脚，卫子扬弯下腰喘几口气，甩甩额头上的汗，走到我面前，发出一声鄙夷的鼻音，就和我挑衅她那时一样。

戏看完了，班主任把我们轰回去上自习，进教室后班主任指着我说：「焦小海做一个星期的走廊卫生。」

我说：「凭什么啊？」

班主任说：「因为你没上早自习。」

我愤愤不平地说：「那卫子扬也没上啊。」

班主任用嘲弄的口吻说：「但人家得了冠军啊，谁要你跑输的？」

全班哄然大笑，卫子扬也露出笑意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，但那个表情只有一瞬，当她发现我在看她后，又恢复到那个嚣张的样子，昂着脑袋看黑板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逮到了卫子扬的把柄，那天卫子扬的表现很奇怪，从早上到中午都没有站起来过，脸色有点差，下课大家都去食堂吃午饭，她还直挺挺地坐着。

我用眼光瞟了瞟，发现她的牛仔裤有血迹，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，我装作很热情的样子，冲卫子扬说：「卫子扬，我请你去小食堂吃饭吧？」

卫子扬爽快地拒绝我：「不去。」

我在心里好笑，又挑衅她：「上次跑步我输的不服，前天晚上我在网吧通宵呢，咱们再去跑一次。」

卫子扬说：「你要是不服，明天早上再比。」

我说：「要比就现在比，你怕啦？」

卫子扬仇视地瞪我一眼，还想骂回来，但是又不敢站起来，那副看我不爽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让我很满足。

过了几秒钟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把校服脱下来甩给她，我压低声音说：「系在腰上，裤子上都有血了。」

卫子扬脸一红，表情很复杂，但还是把我的校服接过去，我又问：「你带了没有？」

她边系腰边说：「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还能有什么，卫生巾。」

她就像猫炸毛一般站起来，我还以为她要打人呢，没想到她只是涨红着脸，说：「不用你管。」

我真是服了，一个女人比男人还死要面子，我把她按回到凳子上：「坐好吧您，等着。」

我去小卖部买了两包卫生巾，好巧不巧的又被死党撞见，他们又用下流的言语讽刺我，我和他们过了几招后跑回教室，教室只剩下卫子扬一个人，我把东西递给她，要她去厕所换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她的脸好像更红了，她努努嘴，却没有和我道谢。

第二天，她把校服还给我，应该是被她洗过，上面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，那姑娘又恢复到那副嚣张模样，数落我：「你的衣服真他妈脏，一盆子黑水。」

话虽这么说，但从那天起，我们就成了好朋友，哦不对，是好哥们。

4

「我是一个怯弱胆小的人，所以只能用冰冷的外表去伪装自己。

还记得那次我们跑步吗？我知道你是故意让的我，运动会你跑五千米都能拿第一，怎么可能跑不过我，只是全班同学都在看笑话，你不想让我丢脸，就宁愿自己认输，你就是这么温柔的人。

还有那次我来了月经，你虽然想看笑话，却还是把校服借给我，傻愣愣地去小卖部跟我买卫生棉。在我去厕所的时候，还故意弄出动静，好让同学注意不到我的窘态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总会偷偷看你睡觉的样子，你把书堆的高高的，把头枕在手臂上，有时还会发笑，你就是那么开心的人，仿佛在梦中都有无数快乐的事。

小海，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你第一次喜欢的人是我，那该有多好？」

5

在我们高中，只有长得帅的才配称作「学长」，否则只能被称为「高三的」、「邋遢的」、「瘦竹竿」.....同理，只有漂亮姑

娘才有资格被称为「学妹」，否则就是「高二的」、「像个球的」、「脸上有麻子的」。

按这个说法，顾月月应该算是正儿八经的学妹，她有一头秀丽的长发，皮肤白皙唇红齿白，十七岁的年纪，恰好糅合了少女的青涩和女人的温婉，每次在食堂，都有一大群男生偷瞄她，有时为了抢个好位置一睹芳泽，甚至会打起来。

「老卫，待会儿吃饭帮我抢个座位，我要买点东西。」我和卫子扬混得已经很熟了，开始叫起代号。

「没问题，抢谁的你说？」卫子扬撸起袖子。

我差点吐血，这个人的脑回路绝对有问题。

「我的意思是提前去占座，就靠近左边窗户那一排，随便抢一个。」

「你也要去偷窥顾月月？」卫子扬看出我的企图。

「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下流，那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。」

「淑女个球啊！」卫子扬满脸地鄙视：「怎么你们审美都这么低级？不就打个粉涂个口红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校外有买卖呢。」

「嫉妒，你就是嫉妒别人有女人味。」

「脑残。」卫子扬说出她的口头禅：「你自己去抢座位吧，我要回寝室。」

那天中午我闹了一个笑话，当时吃完饭后我在食堂后面抽烟，一个清洁工跑过来，满脸怒气地说：「谁让你来这抽烟的，一会儿去我办公室写检讨。」

我懒得鸟他，把烟头叼在嘴边：「你一个扫地的还有办公室？」

后来才知道，那男人是刚调过来的副校长，全校都在搞卫生应付市里检查，他也换上衣服一起干。

那件事的结果是，我记了一次大过，当着全校师生念检讨。

当时我才思泉涌梦笔生花，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检讨，在讲话台上念得铿锵有力：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居然把副校长当成扫地的，犯了认不清形势的思想错误，我在这里保证，以后绝不在校内抽烟.....」

台下的学生纷纷大笑，有的还鼓起掌来，顾月月站在第三排，也在对我笑，我有点得意。

副校长倒是很大度，挥挥手要我下去。

快放寒假的时候，卫子扬好像有心事，终日沉默不语，我问：「你怎么了？大姨妈又来了？」

她吐出一个字：「滚！」

我说：「到底怎么了，看你这几天有点不对劲。」

她又开始沉默，快上课的时候，她突然抓住我胳膊：「你能帮我打个人不？」

我靠，我这种徘徊在退学边缘的人，她居然要我去打架。

「打谁？」我皱眉。

「高天群。」

那个人我认识，听说有个哥哥是混混，在学校无法无天，动不动欺负人。

「为什么要打他？」我有点头大。

「他.....」卫子扬少有的露出犹豫之色，咬了咬嘴唇说：「他欺负我。」

这个理由足够了，下晚自习后我找到高天群的寝室，一脚把门踹开，高天群正在和几个人玩扑克，以为是老师查寝，把扑克往内裤里塞，见到是我，高天群吼了一句：「你他妈有病啊？」

我二话不说，把他脖子一掐，整个人从床上扯下来，右手一拳就打在他鼻梁上，鼻血很快就溅了出来，他的室友想帮忙，被周桐他们拦住，狭小的寝室变得喧闹起来，打了大概一分钟，高天群鼻涕眼泪都下来，跟我求饶：「别打了，大哥，我错了.....」

就这样的德行，还好意思当混混，我在心里想。

我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：「下次再欺负女生，老子干死你。」

我没能想到，我走后高天群居然给老师打报告，第二天一早，教导主任脸色铁青的把我从教室叫出来，又打电话叫来我父母，在办公室商量了半小时，决定给我休学处分，在家呆到五月份，再来参加高考。

我收拾东西离开学校，把书本子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包里塞，卫子扬眼眶红红的，她把她视若珍宝的单放机送给我，咬着嘴唇说：「小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成这样。」

我洒脱地笑笑：「和你没关系，反正我也待不下去了。」

她很想回我一个笑脸，但一撇嘴，眼泪就像水晶掉下来。

6

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让你去打架，当时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叫林琪，高天群经常在校外吓唬她，还逼她拍裸照，林琪想要自杀的时候被我发现，她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她。我想报告老师，但不确定老师会不会管，更担心高天群会把那些照片传出去，就想让你揍他一顿，让他不要再招惹林琪。

但是我没想到，你会被赶出学校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你脸上还有伤痕，应该是你爸打的吧？但是你还是笑着说不怪我，说你在家还可以玩玩游戏，反正也能

高考无所谓，你就是这么温柔的人。小海，如果多给我们三个月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。

我总是把事情弄得很糟糕，我们有无数个可以在一起的契机，都被我这个笨蛋给弄砸了。

考五十九分比考零分更让人难过，最遗憾的不是未曾拥有，而是差一点就可以，但是却没做到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」

7

寒假的第二天，有人在楼下叫我名字，我穿着秋裤探头一看，居然是卫子扬。

她穿着白色羽绒服，围着一条红色围巾，戴着毛绒帽，寒冬的初阳里，我第一次觉得卫子扬长得挺好看，要是她好好打扮的话。

「你怎么知道我住这？」我缩缩脖子问。

「找班主任问的，你在家过的野人生活吗，看你这造型，简直是藤野先生二大爷……」她又开始毒舌。

「找我干嘛？」

「换套衣服，咱们出去玩。」卫子扬哈了一口气，对我笑。

那个寒假我玩的很疯，父母都去了外地，过年也不回来，我成天和周桐他们泡在网吧台球厅溜冰场，卫子扬也跟着我们疯。每次我们玩游戏的时候，她就跑上跑下给我们买饮料；打台球

的时候，她就拿着本子给我们计分；溜冰的时候，她总要我带她。这姑娘生性勇敢不怕疼，站稳都没学会就要拉着我往前冲，往往把我也扯的狗啃泥。

「你抽烟的时候，都不问问身边的人么？」卫子扬捏着鼻子，忍不住跟我抱怨。

我当时估计是玩傻了，把烟盒递给她，非常诚恳地问了一句：「来一根？」

周桐他们听到我俩的对话，拍着键盘狂笑，卫子扬抢过我的烟盒就从网吧二楼甩下去，还没解恨，又在我的键盘上一通乱按，导致我们打副本被团灭。

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一个女声，就像泼妇骂街：「谁他妈乱扔东西，有没有素质？」

我朝下一望，居然看到顾月月，还有一个女人站在她身边，我连忙跑下楼，顾月月额头有点红肿，估计是被烟盒砸到了，我连忙道歉：「对不起对不起，朋友们闹着玩呢，没事儿吧？」

顾月月身边的女人说：「什么叫闹着玩，丢个烟盒是闹着玩，要是丢个铅球下来砸死人，你负不负责？」

我脱口而出：「网吧没铅球，放心。」

那女人被我气得一愣，张嘴想要骂人，顾月月拉住她，顾月月轻声细语地说：「这是我同学。」

这是一个机会，我以道歉的名义请顾月月吃饭，吃饭途中我就意识到，顾月月只是一个肤浅的小女生，满嘴都是韩国明星和商场里的衣服，不由得得意兴阑珊。距离是最好的滤镜，隔得远时，都是优点。靠近一看，才知道缺点有多明显。

从饭馆出来时，顾月月把手机号码写在纸上偷偷递给我，她说有时间可以给她打电话，我把纸条接过冲她笑笑，回家后就甩进垃圾筒。

除夕夜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煮饺子，过年是我父母最忙的时候，我早已习惯一个人过年，把电视打开音量调大。这时门被轰轰轰地砸着，我把门打开，看到卫子扬，我说：「有你这么敲门的，寻仇还是追债？」

卫子扬举起手里的袋子：「我来陪你过年，狗咬吕洞宾。」

袋子里是一些吃的和几瓶酒，卫子扬换上拖鞋，撸上袖子去烧开水，我算是长见识了，她把可乐倒进开水壶煮沸，然后和二锅头兑在一起，一人倒了一大杯，春晚里放着无聊的小品，她冲我说：「愣着干嘛，来喝啊。」

我看着那浑浊的液体，心里有点发怵：「这玩意儿喝了不会中毒吧？」

她说：「不会，我爸经常这么喝，说这样喝身子暖和。」

我说：「算了，我还是喝啤酒吧。」

卫子扬眉毛一挑，我心想不妙刚要跑，她整个人扑上来，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气，她掐着我的脖子，强行把我嘴巴撬开，半杯酒顺着我喉咙倒下去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胃里就暖暖的，随即就涌上一阵眩晕感，卫子扬笑：「你这个人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」

就这样，我们从八点半喝到十二点，途中卫子扬接了一个电话，应该是她家里打过来的。卫子扬撒谎说在哪个女同学家里，天太晚了明早再回去。我们都满脸通红，看着电视眯着了。凌晨我被冻醒，看到卫子扬也缩着身子睡在沙发上，窗外还有依稀的鞭炮声，我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，把被子拉到她身上，就在这时她突然睁开眼，把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她脸上的红晕还没散。

「我.....我能干什么，我怕你感冒呀。」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「要不要试试？」她清澈的眸子直直盯着我。

「什么试试？」

「做.....爱。」她吐出两个字。

我干，我整个人跳起来，这疯婆子肯定是酒后乱性了，我把她当兄弟，她居然要和我上床。

「你喝多了吧？」我整个人很慌乱，手都不知放哪里。

「你怕什么，我又不要你负责，就这一次，要不要？」她的表情居然很认真。

「你睡觉吧，我去书房睡。」我转身往外走，关门时还差点夹到手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卫子扬从我的房里走出来，她伸了一个懒腰，冲我喊：「我饿了，有没有吃的？」

我惊魂未定地看着她，她又成了那个假小子模样，到处找零食，我说：「昨晚你.....」

「我怎么了？」她一脸疑惑地问。

果然，那就是她发的酒疯。

「没什么，我们下去吃早饭吧，楼下就有卖包子的。」我吁出一口气。

除夕过后，卫子扬又找过我两次，可能是受了那件事的影响，每当她靠近我时，我的心都一阵慌乱，她倒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开学后高考的压力就砸下来，一个月只放一次假，再次和卫子扬见面，已是五月份我重返校园的时候。

8

「小海，你知道吗，那个除夕夜我根本没喝醉，你是我最喜欢的人，所以我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」

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，一只刺猬爱上了一只兔子，但是刺猬靠近兔子就会扎疼它，刺猬就很难过。后来刺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在秋天的森林里到处打滚，它身上的刺插满了果实，这样它拥抱兔子，兔子就不会再痛了。秋天过后那些果实都枯

萎了，刺猬想把那些果实都滚下来，却怎么也做不到，它的样子越来越丑，没人再想靠近它，甚至兔子也离开了它。

但是故事的结尾，那只刺猬依然很开心，因为它终于拥抱过自己喜欢的人。

小海，我就是那只刺猬，我想把最好的都给你，最好看的样子，最年轻的身体，和最温柔的心，我想把这一切都给你。

我曾路过你的心，我很想停留，但你不愿收留。」

9

卫子扬留长了头发，打扮也不再中性化，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高考压力太大，她瘦了很多，脸色也不大好。

「我胡汉三又回来啦。」我在讲台上喊了一声。

班主任一脚踹在我屁股上：「嘚瑟个啥啊，滚去座位坐好。」

全班一阵哄笑，卫子扬的嘴角也微微上扬，我把东西放好，低声对卫子扬说：「我给你买了糖葫芦，待会儿给你。」

卫子扬喜欢吃老街口的糖葫芦，这应该是她仅存的女孩习性，寒假时拉着我转三次车才买到，当时我以一口一个，不到十秒钟的速度吃完一串糖葫芦时，卫子扬愤怒地揍了我，她说我是暴殄天物，猪八戒吃人参果。

卫子扬眼眶微红，说：「谢谢。」

当时我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这疯婆子也会道谢，要不是看班主任还在讲台上，真想伸手摸摸她额头，看她是不是发烧了。

中午去食堂吃饭，卫子扬不再和我唇枪舌剑地乱侃，她沉默的有点反常。

「老卫，怎么了，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？」

「没有。」她条件反射般回答。

「那怎么怪怪的，这不是你风格呀？」

「班主任把我训了。」她吐出实情：「说我这个分数，上二本线都够呛。」

「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考不上大学咱俩结伴搬砖去……」

「滚。」她带着笑意骂我一句，我放下心来，大口大口吃饭。

高考前十天，班主任为了鼓舞士气，要我们一人写一句激励自己的话，这玩意儿明显就是自欺欺人，难道写几句话高考就能多考几分吗。我随便在本子上写了几句，万万没想到，班主任居然要我们在讲台上大声念出来，他们都写的是学海无涯苦作舟、梅花香自苦寒来之类的句子，轮到我时，我求饶般看了班主任一眼：「不念行不行？」

班主任瞥见我本子上的字，看热闹一般呵斥我：「不行，大声念出来。」

我咳嗽一声：「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将来为社会做出贡献。」

班主任一巴掌拍过来：「念你自己写的。」

糊弄不过去了，我只得大声念：「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怎么能倒在这里！」

周桐他们大声鼓掌，连眼泪都快笑出来，卫子扬也趴在桌子上，身体微微抖动。我恨不得找块豆腐撞死，班主任又一脚把我踹下台。

「小海，你以后想干什么？」深夜的操场，卫子扬坐在我身边问我。

「不知道，我想玩音乐，上大学没劲。」

「你会弹钢琴？」

「吉他，你不知道吧，我十二岁就跟着邻居大叔学吉他了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」她兴奋地站起来：「你弹给我听听。」

「学校又没吉他。」我把烟头弹飞。

「有的，教音乐的林老师就有，就在他办公室里。」

「这都几点了，他早就回家了吧？」

卫子扬把我拉起来，一起溜到三楼的办公室，果不其然，林老师早就锁门走了，卫子扬彪呼呼的后退几步，要我闪开点，我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，还没来得及劝阻，她一脚踹在办公室的门上，发出「轰」一声巨响，我差点疯了，这事儿要被逮住我估计连高考都得黄，卫子扬踹开门后拿起林老师的吉他就往楼上跑，我连忙跟着她跑上天台。

「来，试试。」她气喘吁吁地把吉他递给我。

「你记着，要是我被开除了，这就是老子的葬礼歌曲。」我没好气地接过。

那个宁静的夜晚，我弹了很多歌，枪花的《敲开天堂之门》，披头士的《Yesterday》，老鹰乐队的《加州旅店》.....卫子扬靠在我身边，偶尔跟着轻哼几句，满头星辰下，我又闻到她的发香。她脑袋依偎在我肩膀上，我的心又开始剧烈颤抖，我扭头看了她一眼，正看见她温柔的神色。

「喂.....」吉他弦崩断，卫子扬像是想起什么，匆匆忙忙站起来。

「快回寝室。」她边跑边说：「寝室快关门了。」

10

「老焦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卫子扬了？」周桐冲完澡冷不丁来了句。

「滚。」我没好气地骂他。

「这有什么矫情的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呗。」他穿上运动服，站在阳台上吹风。

「关你屁事。」又想看老子笑话，我在心里想。

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」周桐转过脸看着我：「所以我只会问你这么一次，我可以先告诉你，我喜欢卫子扬，但如果你也喜欢卫子扬，我可以放弃，但你要是说不喜欢她，那我考完后就要追她了，你想清楚回答我，别让自己后悔。」

「.....」我心里揪成一团，吐出一句话：「你为什么要放弃？」

「因为她跟你在一起比较开心，你不知道，前几个月她都没怎么笑过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也许有点喜欢吧，说不清楚。」我如实回答。

「那就把握机会。」周桐拍拍我肩膀：「她是个好姑娘。」

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，十八岁的我，对恋爱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满脑子都想得是怎么玩，对性也不是没幻想过，但那些都是荷尔蒙的缘故。

我喜欢卫子扬吗，她喜欢我吗？这两个问题就像最后的压轴题，把我缠的辗转反侧。

清晨的时候，我才找到答案，那些心跳是不会骗人的。

我喜欢卫子扬，我要向她告白！

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寝室吃了顿散伙饭，大家都喝了不少酒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鼓足了勇气，满身酒气地拦住一辆计程车，去了另外一个饭店，那是卫子扬吃散伙饭的地方，我把她从包间拉出来。

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」卫子扬捏着鼻子。

「你别说话，你让我说。」该死，心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。

「卫子扬。」我分贝巨大。

「发什么酒疯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？」卫子扬想过来扶我。

我固执地站到她对面，看着她的眼睛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告白：「卫子扬，我喜欢你。」

那句话几乎消耗了我的所有能量，我只觉得世界晃来晃去，卫子扬的身影变成三个。

沉默了好长时间，卫子扬冷冷地给了我答案：「你喝多了，回去吧。」

「你.....不喜欢我？」我不死心地追问。

「不喜欢。」卫子扬拦住一辆计程车，想要把我推到后车厢，我甩开她的手，又从车里跳出来。

「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送我东西，为什么要陪我过年，为什么在那天晚上要.....」我简直是气急败坏了。

「你他妈有病吧？你是谁啊，凭什么我要喜欢你？」卫子扬眼眶红红的，估计这次是真生气了，她冲我说完这句话扭头就走，走到转角，我看到她在擦眼泪。

我坐在路边，抽了一根烟，开始大笑起来，匆匆而过的行人，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。

还以为自己是偶像片主角，其实就是个自作多情的 loser。

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，歪歪倒倒站起来，不顾危险的过马路，结果被一辆摩托车撞倒，我听到很多惊叫声，随即失去意识。

本该轻松惬意的假期生活，我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，小腿骨折，脸上破了相。在医院的时候周桐他们来看我，周桐指着门口：「卫子扬也在外面，她不敢进来。」

我释然地笑笑：「没事儿，要她进来吧。」

卫子扬畏畏缩缩走到我床边，也许是我的莽撞让她有了负罪感，我对她说：「没事儿，医生说过半个月就能下床了。」

卫子扬好像更瘦了，削瘦的有点憔悴，眼睛肿肿的，她说：「对不起，我应该送你回去的。」

「跟你有什么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不对，是那个骑摩托的二逼瞎了眼，转弯还加速。」

卫子扬不再说话，直到我爸妈进来，她转身想走，我叫住她，从床下拿出一个盒子递给她，里面有她送给我的护腕，吉他拨片，我们一起照的大头贴.....

「不好意思，我们果然比较适合当哥们。」

卫子扬身体一抖，接过盒子默默离开。

结束了，这只是我少年时代一场滑稽的感情戏，主角是我，女主角不存在。

让我好好回忆，此后我还见过卫子扬吗，好像还有一次，那是我坐火车去外地上大学的前一刻，我看见月台上的卫子扬，她穿着白色裙子，头发已经可以披在肩上，金色的阳光下，她画着非常漂亮的妆，皮肤雪白身材高挑，眼角弯弯像一道桥，笑容灿烂无比，她在冲我挥手告别。

我被她的模样惊艳到，她比我见过的任何女生都要漂亮，哪怕是称作清纯校花的顾月月，此刻站在她身边都会黯淡失色。

我刚想对她说什么，火车已经启动，她的身影慢慢退到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
11

手机响声把我从记忆中拉回来，我看了一眼手上的信，泛黄的信纸有点点泪痕，我已确定这封信不是恶作剧。

但为什么，我和她告白的时候她要拒绝我呢？

还是以那种残酷的方式。

「小海，我拒绝了你的告白，想必你很难过吧。」

那天晚上看着你坐在路边大哭，我忍不住要冲过去抱你，但是心里的理智让我停住脚，我有什么资格去打乱你的人生？

我宁愿让你讨厌我，恨我，也不能让你喜欢上我，最后又失去我。

像你那么温柔的男孩子，就算告白被拒绝，相信很快就能走出来，但是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，最后又和她分开，那些痛苦怎么能承受呢？

十年了，相信一切你都释然了吧。

写这封信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在你的少年时代，有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你，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，如果你察觉到她有一丝喜欢你，把那份感觉放大一万倍，就是她真正喜欢你的程度。

她喜欢和你一起在课堂聊天，被你的笑话逗得大笑。

她喜欢和你一起逛街，看着你没钱还死要面子的模样，宁愿走回家也要给她买糖葫芦。

她喜欢听你唱歌，你唱歌的时候，眼睛里是有光的。

她喜欢和你待在一起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她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幸福。

她喜欢为你改变，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人。

她喜欢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就像最后的那画面，你回忆起来会觉得很好。

小海，幸福地活下去吧，我会在你看不见的角落，真挚地祝福你，这是我第一次写情书，也是我最后一次写情书，祝你一切都好。

卫子扬」

12

我几乎是强闯进周桐的公司，他当时正在开会，被我连拉带拽的扯出来。

「搞毛啊，你家房子塌了？」周桐没好气地骂我。

「卫子扬呢？」我声音都在发颤：「卫子扬现在在哪？」

「我怎么知道，都毕业这么久了。」周桐扭过头说。

「你他妈看着我！」我的声音太大，周桐的同事都望过来：

「你要是把我当朋友，就跟我说实话。」

「你怎么了？」周桐眼神慌乱。

「你带我去见她，带我去见她。」我指甲都陷在周桐的胳膊里。

周桐叹了一口气：「好，但是你答应我，别做傻事。」

我终于见到了卫子扬，墓碑上的黑白照片，她笑得很安宁，墓前被打扫的很干净，应该是经常有人来看她。

「高三的那个春节，她脑袋里查出肿瘤，医生说是恶性的，要开刀做手术，她却执意高考完再做。」

「你坐火车去大学那天，她去见了你，当晚就要做化疗，她说让你记得她漂亮的样子就好。」

「后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她给班上的所有同学都打了电话，恳请我们把这件事保密，不能让你知道，她说已经伤害过你一次，不能再让你伤心。」

「她走的时候是在深夜，她说想看看星空，护士把窗开了，她说她很想念一个人，护士问是谁，她却没有任何回答。护士低头一看发现她闭上眼睛，就像熟睡了一般.....」

周桐坐在我身旁低声述说，照片上的女孩温柔安宁，就像她看我睡觉的样子。

「小海，人死后会变成星星，对不对？」满头星辰下，卫子扬依偎在我肩膀。

「靠，弦断了，我们把吉他放回去吧。」我心里砰砰作响，表面还强装镇定。

「肯定会的，我要变成那颗星星，你认清楚，以后再看见那颗星星，就是我在和你打招呼。」卫子扬指着东南方向一颗星星。

「我近视，估计认不出来。」

「傻子。」卫子扬温柔地笑笑，把头更靠近我的脖子。

眼泪终于决堤，我生命中最好的姑娘，把所有的温柔都赠予我，然后在我不知觉的时候静静离开，我是多么幸运，在少年时代得到这个天使的青睐。我不顾形象地嚎啕大哭，微风轻拂我的脸，就像是来自天空的抚摸。

【尾声】

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的吗？」我站起来。

走进店里的是一个瘦弱的女孩，穿着运动服戴着黑色帽子，她脸色不大好，几乎看不见血色。

「时光客栈，这是干什么的？」她轻声问我。

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可以写一封信，或者留下一点东西，然后约定一个时间，我会在那个时间把东西寄出来，比如说是对未来自己的期许啊，或是对朋友的一些话啊，都可以的。」我耐心地解释。

「时限多久呢？」

「最长可以到十年，但是顾客一般选的都是三年五年，十年的变数太大，费用也贵一点。」

女孩好像很感兴趣，坐下来挑选信纸。

她的身体不大好，一封信写了好多次，错一个标点都要重头再写，不知不觉已到黄昏，她终于把信写完，她冲我笑笑：「耽误你时间了，不好意思。」

「没关系。」我把信收好，还有她留下的那些小东西。

晚上十点半，我都已经关了店门，那个女孩又过来了，她迫切的敲门，在我开门后一弯腰：「对不起，我能不能把那封信拿回来？」

「是担心我们不会送吗？放心，就算这家店倒闭了，我也会跟你送到的。」我打趣。

「不是不是，钱您不用退，把信还给我就好了。」

那女孩奇怪的举动引起我注意，我把信还给她，她把东西拿走后我悄悄跟在后面，一方面是好奇心作祟，还有一方面是她身体太差，我怕她出意外。

她几乎是哭了一路，把信抱在怀里。后来走到正街，看到一颗大树，她捡起一根树枝，慢慢地刨出一个小坑，把那封信和小东西都埋在里面。我从没见过那么伤心的女孩，她看上去不到二十岁，本该阳光快乐的年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等她走后，我把那些东西都挖出来，拿回到店里。信封背面被土弄得很脏，好在是特殊纸质可以清洗，我把信抽出来清洗信封，却瞥到信里的内容，我并不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，却被这个女孩的故事所打动。

即使到最后，她宁愿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，也不愿意再打乱那个男孩的人生。

这样美好的女孩，心意不该被埋没。

我自私地替她做了决定，把那封信和东西收进时光柜，在柜门上标好时间，十年后，我会为她送到。

时光会带走所有苦难和伤痛，而爱会长存，我相信是这样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